

史海拾珠

雍正翻脸成仇

康熙五十五年(1716)秋天,还是雍亲王的胤真接到亲信戴铎的书信,信中说他住福建上任,途经武夷山时,看见一个道士“行径甚怪,与之交谈,言语甚奇。”

在一般人看来,这并不离奇,胤真却在批评中追问戴铎:“所遇道人所说的话,你可细细写来。”

戴铎遵命回禀,他见到道士的时候,暗中问主子的前程。道士回答说:“乃是一个‘万’字命。”戴铎又说,详细的情形,等将来到京再行禀告。”

胤真在信上批道:“你得遇如此等人,你好造化。”他把道士看做异人,能先知先觉,对道士的说法异常兴奋。道人说,胤真是“万”字命,是说胤真将离开雍亲王府邸,龙飞九五,进入大内,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。

胤真还不满足,戴铎没有把道士的话详尽写出来。他等不得戴铎回京,命令他将道人所说的话“细细写来”。

他对武夷山道士的话,如此重视,无非是有“万”字命的内容。这是胤真兄弟们都关心的事。胤真的弟弟允禩在京中,请相命人张明德看相,张奉承他是“贵相”,必将“福寿绵长”。胤真的另一个弟弟抚远大将军允禩,在西北军前,让张恺算命,张献媚地说:“元武当权,贵不可言,将来定有九五之尊。”皇子与三教九流结级,希望有朝一日应了术士的话,登基称孤。

后来康熙帝认为,张明德教唆皇子夺嫡,将他处死。可见,这种算命是犯罪的行为。

戴铎对武夷山道士的话,不敢详述,也是怕泄露出去获罪。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中,出世的道士没有超凡脱俗,成了皇子们的谋臣策士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件雍正帝手书给地方大员的密谕,要求他们“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,或道士,或讲道之儒士俗家。”

这道密谕没有署年月。雍正八年(1730),雍正帝身患重病,这个密谕大约是为发而发,急需高明的医生。

因此,道士贾士芳与雍正帝再结缘分。

贾士芳原是京中有道家圣地白云观的道士,怡亲王允祥认为他“精通医术”,荐给皇兄。雍正帝召见后,感到他虚浮不实,就打发出去了。

贾士芳浪迹河南,很有名气,闽浙总督李卫慕其名声,再次把他推荐过来。贾士芳开始给雍正帝治病,疗效显著。雍正帝十分高兴,寄字给宠臣云贵、广西总督鄂尔泰:“朕躬违和,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。”

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,变为受宠信的异人,身价陡增百倍。

但是9月,皇帝突然将他下狱议罪,10月,即行处斩,连家属也遭到惩

罚。原来,有一天,贾道士给雍正帝治病,一面用手按摩,一面口诵经咒,只听念道:“天地听我主持,神鬼听我驱使。”雍正勃然大怒,心想:我这个至尊的皇帝、老天的骄子,还听命于天地神祇,你一个方外的道士,居然要天地神鬼听你摆布,这不是亵渎神明吗?

其实,雍正帝认为贾士芳治病,目的在操纵皇帝的健康:“其调治朕躬也,安与不安,伊竟欲手操其柄,若不能出其范围者。”贾士芳吃了豹子胆,也不敢开这种控制皇帝龙体健康的玩笑,他给雍正帝治病,当然竭尽全力地将皇帝龙体治愈。

可能是贾士芳综合使用催眠术、按摩术等等,给雍正帝治疗,疗效时有时无,令雍正帝生了怀疑,认为其欲操纵龙体健康。

贾士芳行“以手按摩之术”,即施行按摩术,同时“口诵经咒”,装神弄鬼,以“驱神”为皇帝疗疾,他也有可能点气功术,向皇帝发功。按摩术,念经咒,诱导皇帝进入睡眠状态,以便得到休息。

按摩术、催眠术、气功施行疗效如何,要视施术人的功力来定,还要被施术者的配合,因为被施术者的心理、情绪和精神状态,同样影响治疗效果。

贾士芳多少有点功力,而又有限,他从河南初进宫时,雍正帝期望甚高,配合得好,因而有些疗效。后来,他功力不济以装神弄鬼欺骗皇帝,为雍正帝识破,要了他的性命。贾道士的遭遇,正合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欲语。

摘自《生活在清朝的人们》

司马懿谋略胜孔明

李国文

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不同之处,是他要对付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更多一些。

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,言听计从,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,并不十分信任。诸葛亮在西蜀,几乎没有一个可与之相埒。而在洛阳朝中,曹真、曹氏这些近亲,陈群、华歆、王朗这些重臣,权势不小,与司马懿不相上下,并对他深怀戒心。刘备托孤时,要他的儿子对诸葛亮以父事之,而曹操早留下“司马懿鹰视狼顾,不可付于兵权,久必为国家大祸”的评语。

因此,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,即曹魏,只有一个念头,即北伐,也只有一个手段,即诉诸武力。司马懿知道,魏之患在蜀,而不在吴,防蜀甚于防吴,但从曹丕起,攻吴之心重于攻蜀。司马懿知道魏强蜀弱,坚守不

出,以逸待劳,则蜀必败,但朝野上下,势骄焰盛,务求必克。

他知道,功高不但震主,也会引起同僚嫉妒,适度退让,以免锋芒过露,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。从长远来看,不宜急于和诸葛亮决战,同时,等待中谋求求得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效果,又不能不打,朝野上也正看到他的战果。他了解,一旦太辉煌,同僚因非小事,主子猜疑则更加可怕;而无所作为的话,有可能被黜还乡,一败涂地。

所以,他得把握住,赢不能大赢,输不能大输,攻不宜太攻,守不宜太守的分寸感,要比诸葛亮难多了。

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,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。在当时诸葛亮、陆逊与他这三个堪称棋逢对手的主帅中,应该说他处境最难,所以,他在政治上,也包括在军事上,以退为进以守为攻,步步为营,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诸葛亮六出祁山,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草,粮吃完了,就得撤回去。所以,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。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,打败蜀国,还要打败吴国,夺取魏国,变为统一的司马天下。他的目光,要比争夺几座城池远大得多。

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

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,在政治上,也表现不俗。他知道,诸葛亮必取成都、阴平,遂派郭淮、孙礼袭蜀兵之后。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,亲率兵马,来袭郭淮,孙礼之后,前后夹攻,魏兵大败。在武都、阴平失守以后,司马懿料到诸葛亮不在营中,定去两城安抚百姓,派戴陵等人去夺蜀寨。诸葛亮却未离寨,并设下包围圈,以待偷袭。司马懿在这时以一种开朗的胸怀,大家的气度,承认“孔明智在吾先”。是一个不怕承认失败的对

手,是令人不寒而栗的。难怪孔明先生叹息:“彼深知我也。”

摘自《天下三国》

风

杨绛

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。窗嫌小,门嫌狭,都挤不过去。墙把它遮住,房子把它罩住。但是风顾得这些么?沙石不妨带着走,树叶儿可以卷个光,墙可以推倒,房子可以掀翻。再吹重些,树木可以拔起,山石可以吹塌,可以卷起大浪,把大块土地吞没,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。听它狂嚎狞笑怒吼哀号一般,愈是阻挡它,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,谁还能管它吗?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,天上的云层压近了地,太阳没了光辉,地上没了颜色,直要把天地捣毁,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。

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,撞将出去。不管怎样猛烈,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。吹吧,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,掀起一股,又被压下去。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地底下,吹着吹着,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,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。最后,像盛怒到极点,不能再忍,化成愀愀的烦闷懊恼;像悲哀到极点,变为凄凉;失望到极点,成了淡漠。风尽管闹到极点,也乏了。不论是严冷的风,蒸热的风,不论是哀号的风,怒叫的风,到最后,渐渐微弱下去,剩几声悠长的叹气,便没了声音,好像风都吹完了。

但是,风哪里就吹完了呢。只要听平静的时候,夜晚黄昏,往往有几声低吁,像安命的老人,无可奈何的叹息。风究竟还不肯驯服,或者就此吧,天地把风这股紧紧的约束着。

怎样猛烈,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。吹吧,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,掀起一股,又被压下去。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地底下,吹着吹着,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,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。最后,像盛怒到极点,不能再忍,化成愀愀的烦闷懊恼;像悲哀到极点,变为凄凉;失望到极点,成了淡漠。风尽管闹到极点,也乏了。不论是严冷的风,蒸热的风,不论是哀号的风,怒叫的风,到最后,渐渐微弱下去,剩几声悠长的叹气,便没了声音,好像风都吹完了。

但是,风哪里就吹完了呢。只要听平静的时候,夜晚黄昏,往往有几声低吁,像安命的老人,无可奈何的叹息。风究竟还不肯驯服,或者就此吧,天地把风这股紧紧的约束着。

摘自《杨绛文集》

人类:“我找到羊群时,发现它们害怕而沉默地缩在一起。显然它们已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,根本不敢出去觅食。它们虽然逃离了桎梏,但就像我们所知的一些人一样,反而对获得的一些自由感到恐惧,不知道该怎么办,而且似乎还很高兴能回到原来熟悉的牢笼中。”

是因为害怕自由,才使我们日复一日地过着不想过的日子,又或是不甘心却又有点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忙碌呢?

很多人过完了一辈子,一生中真正自由的时间,却少得可怜。

我试着在行程表里清出一些空档,让自己有时间体会无所事事的乐趣——我也不想一直与自由为敌,抗拒它的亲善访问啊!

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学袍与市镇之争

13世纪末的英国小镇——牛津,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。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些穿着长袍、喜欢夸夸其谈同时又自以为是的学者们了,除了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,举止让人看不惯外,这些人确实实实在在地剥夺了居民们的生存空间。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也同样看不起这些庸俗的小市民,他们不会知道苏格拉底在说什么,也不会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来自宇宙间的启迪与升华。即使对于同样的女人,在那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牛津学生眼里,那些市民也是缺乏足够的鉴赏力的,因为他们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征。

终于,因为一个女人,这两边积压的怒火爆发了。穿着长袍的学者们被强悍得多的居民击溃。这些失败的学者之间本来就充满矛盾,这个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师生迁到了另一个小镇——剑桥。

剑桥的师生似乎也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,狂狷的师生们对于教会、政权、世俗社会似乎都不太留情,剑桥的一位校长更凭借其在教会内的

清末官场上据传有“三屠”,张之洞为“土屠”,袁世凯为“民屠”,岑春煊为“官屠”。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,断了大批“士”的升迁之路;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,杀了不少大师兄、二师兄之类的团匪;而岑春煊的“官屠”之名,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得来的。

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,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,一路上缺少兵将,风餐露宿,担惊受怕。在这紧要关头,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,就是岑春煊。有了岑带来的千把兵马,不管顶用与否,老佛爷总算心里踏实了许多。从此以后,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,深受老佛爷的宠信,一路官运亨通。

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,得意之后,发誓要澄清吏治。自从当了两广总督,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,上任不久,即大行参劾。行动之凶悍,手法之草率,举国震惊。岑的下属更

影响力把剑桥市长剔除出了教会。学袍(Gown)与市镇(Town)之争,即学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息。1381年,剑桥市长甚至率领着市民,带着武器,气势汹汹地攻打剑桥大学。这一场小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局部战争让剑桥大学的档案付之一炬,剑桥桥的纤细身世成了千年来的谜。

后来几百年间,牛津与剑桥高高的城墙隔开了大学与市镇,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,有着自己的法规。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归属,也象征‘灵界’与‘俗界’的界限。站在街上,只能看见那突入天际的礼拜堂,其他就几乎给重重门墙铁栅半遮半掩地挡住了。但进入大学,眼界变得豁然开朗,宽敞的方庭,肃静的回廊……完全是另一种天地……在方庭之内,我们看到的世纪的移动,13世纪的,14世纪的,15、16世纪的……”

这种争夺从大学产生起就开始了,大学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与学生的联合会,他们本能地拒绝教会或是

岑春煊反腐遭暗算

是博取名声的一种手段,顶多三板斧下去,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更卑劣的是将反腐作为贪的手段,一吓唬,“孝敬”就送上来了。像岑春煊这样来真的人就让大家头疼了。

“官屠”不走,官难不已。可当时西太后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非常真挚,对岑春煊也非常信任,反对岑的人,无论是插出经济问题,还是桃色新闻,估计对岑春煊都不会有什么效果。

利害相关的人,大家凑钱,在香港开出赏格,有能使岑春煊离开两广者,赏港币百万。居然有人想出了办法。当时,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绪,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。得不到赦免的以梁、梁为首的保皇党人,在海外一个劲地诋毁西太后,鼓吹把政权交还光绪,更令这暮年的老太婆难以容忍。

于是,政治问题成为

世俗社会对他们的直接干扰。如同牛津、剑桥的血腥一样,其他古老的大学也同样身处教会与世俗之间,左右飘摇。1229年,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争吵之后,在巴黎主教默许下,许多学生被国王派遣的士兵杀死。大学的教师立刻停课以示抗议,当发现无效后,大学师生自动捣毁学校,其中一部分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,去投奔牛津大学。这场艰苦卓绝的抗议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。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一道训令,明确规定和确认了教师们利用停课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权利;同时教师必须制定规章,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规章以自律。有了这道训令,世俗社会的司法官与教会权利都被削弱。

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,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“遗世而独立”的气质,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。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,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,而是对于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,也只有从这个方面,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。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。

摘自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

倒岑的突破口。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不瓜葛,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“联系”倒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的照片,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,岑居中,梁、麦二人旁立,合成一张,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。那个时候,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,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并不了解,于是海内哄传,报刊纷纷刊载,成为一时的大新闻。自然,西太后老佛爷最终也知道了此事,而且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。

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、麦梦华的“合影”之后,不由得不相信,不由得大发怒。西太后也许可以不相信追究别的人与康、梁不清不白,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。于是,岑春煊被一纸上传开了。

摘自《历史的坏脾气》

美文闲读

长 河

竟是没完没了。

以前朝九晚五地上班,要开会听领导把一个平淡无奇的观念用不同的说法重复三遍,要忍受外行领导内行胡乱指挥,出错时却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你,要饱尝不拍马屁奉承上司的所有苦果,天天盼周末放假可以喘一口气,年年盼赶快退休可以不用看人脸色。好不容易熬足了年资、拿到了劳保退休金,可以惬意地过好日子了,才知道天天放假,也就不再有假日了,更没有以前周末假日时那种松弛的快感。以前的假日像是用一整只老母鸡熬成的一小碗汤,浓稠甘鲜,现在却像用一只鸡腿炖的一大锅汤,淡而无味。

不汗流浹背辛苦劳动,不渴到唇干舌燥,那一

杯白开水喝起来怎会有滋味呢?

我认识一个女孩,说起她从小一块儿长大、同一个小学直到高中毕业的好友老姜,说一个男孩对她好得不得了,把她捧上天了,可是老婆嫌那男孩太孝顺,没个性、没出息,最后选了另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嫁了,嫁后动不动就打她。我们对老姜一致的结论是“自讨苦吃”。可是我们自己呢?贪恋着无法拥有的爱情,对长相相伴、默默付出的另一半却总是轻忽漠视。

人是苦虫,我们只好苦中作乐自求多福。因为先苦后乐,苦尽甘来,不先苦一苦就没有快乐,我们只好咬牙吃苦,并且“吃苦就是吃补”自慰自勉,说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。给你苦吃,还不许你皱眉撇嘴,这就是人生。

摘自《南京晨报》

人是一条苦虫

以前看旧小说,遇到县官审案的情节,县官总是对极力喊冤的疑犯胸有成竹地说:“人是苦虫,不打不招。”于是喝令衙役对犯人动刑,在一阵哀鸣声中,犯人果然认了罪行。

以前,人们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,日子过得苦哈哈,所以才有“吃饭皇帝大”的俗话;所以人人见面时,总要问对方吃了没有。近二三十年来,中国人总算日渐脱离了贫穷,不但可以吃得饱,还吃得好了,可是人是苦虫,过不得舒服日子,一吃得好些,就出现了啤酒肚,而后高血压、脂肪肝、糖尿病、大肠直肠癌……你有钱,吃得起山珍海味、龙肝凤髓吗?对不起,人是苦虫,没那个命,你得舍鱼肉而吃蔬菜水果,舍白米饭而吃糙米杂

一个人就是一本。读书,比读其他文字写的书更难。我认认真真地读,读了大半辈子,至今还没有读懂这本“人之书”。

有的人,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愿意把伞借给你,而下雨的时候,他却打着伞悄悄地先走了。

——你读他时,千万别埋怨他。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被雨淋着且是别人的雨伞,你能说什么是呢?还是自己常备一把伞吧。

有的人,在你有权势的时候,围着你团团转,而你离职了,或无权无势了,他却躲得远远的。

你读他时,千万要理解他。因为他过去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赞美你,现在你没有必要再为他吟唱什

大度读人

冯骥才

么赞美诗了。在此,你就需要静下心来,先想一下自己过去是否太轻信别人呢?

有的人,在面对面倾诉深情的时候,语言的表达像一条流淌的清亮甜美的大河,而在河床底下,却潜藏着一股污浊的暗流。

你读他时,千万别憎恨他。因为凡是以虚伪为假面来欺骗别人的人,人前人后活得也挺潇洒,弄不好还会被同类的虚伪所惩罚,你应该体谅他的这种人生方式,等待他的人性回归和自己省悟吧。

有的人,在你辛勤播种的时候,他袖手旁观,不肯流下一滴汗水,而当收获的时候,他却毫无

愧色地以各种理由来分享你的果实。

你读他时,千万别反感。因为有人肯于你分享丰收的甜蜜,不管他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,都应该持欢迎的态度。你做出一点牺牲,却成全了一个人的业绩欲,慢慢地,会让他学会一些自尊和自爱。

有的人,注重外表的修饰,且穿着显示出一种华贵,而内心里深处却充满着空虚,充满了无知和愚昧,那种文化的形态,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在他的言语行动中。

你读他时,千万别鄙视他。因为他不懂得服装是裁缝师制作的,仅仅是货币的标志,而人的知

识、品德和气质,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生价值。对于庸俗的人,你应及时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。

读别人,其实也是在读自己,读真、读善、读美的同时,也读道貌岸然背后的伪善,也读美丽背后的丑恶,也读微笑背后的狡诈……

读人,最重要的是读懂怎样的人。

读人,是为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。

因此,读人时,要学会宽容,要学会大度,由此才能读到一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,才能读出高尚,才能读出欢乐,才能读出幸福。尽管我还没有读完这本“人之书”,但我会一直努力从各个方面去阅读。

摘自《经典杂文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?硬的东西把它挡住,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。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,吹过遮天的山峰,挣脱缭绕的树林,扫过辽阔的海洋,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。或者为此,风一辈子不能平静,和人的感情一样。

也许最平静的风,还是拂拂微风。果然纹风不动,不是平静,却是酝酿风暴了。蒸闷的暑天,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,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,风一丝不动,可是何曾平静呢?风的力量,已经可以预先觉到,好像蹲伏的猛兽,不在睡觉,正要纵身远跳。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,没有东西去阻挠它:树叶儿由它撩拔,杨柳顺着它弯腰,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,门窗里任它出进,轻云附着它浮动,水面被它偎着,也柔和地让它揉搓。随

着早晚的温凉、四季的寒暖,一阵微风,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,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。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,这般高兴,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。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,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;有时候亢爽,有时候凄凉。谁说天地无情?它只微微地笑,轻轻地叹息,只许抑制着风拂拂吹动,因为一放松,天地便主持不住。

假如一股流水,嫌两岸束缚太紧,它只要流、流、流,直流到海,便没了边界,便自由了。风呢,除非把它紧紧地收束起来,却没法儿解脱它。放松些,让它吹重些吧,树枝儿便拦住不放,脚下一块石子一

我不敢说我面对孤独时已能全然安心。我常常独自一人,但仍然忙碌,我不看电视,但我看书,不断看着书,写着东西。

有一天,我忽然想放自己一天假不写稿、不看书,可巨大的孤独感竟然像海潮般向我袭来,我手足无措,觉得自己像一艘没有锚的孤舟。

我开始问自己,我一个人时选择读书、写作,是在享受自由呢?还是变相地借读书、写作来让自己忙碌呢?

这时的惶恐使我体会到,原来一直以来我是借着读书和写作让自己回避孤独,拒绝对自己。不然我

“什么都不做”却又保持清醒而宁静,原来是最困难的。因为害怕自由,所以我们沉浸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习惯里,被自己憎恶的关系肆意捆绑。

自由是枷锁中最粗的一条

吴淡如

忙碌的人,对忙碌的感觉总是爱恨交加。一边怨着自己太忙,但真要他们闲下来,他们又会找很多理由让自己不要闲下来,比如:“没办法,我是劳碌命啦!”“哎,习惯了!”……可一旦真的闲了下来,他们反倒浑身不自在,又开始问自己:“现在该做什么才好?”

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:企图让自己保持忙碌的人,是不是因为害怕孤独,才让自己忙得没有任何空档?

可害怕孤独,就意味着害怕面对自己,害怕真正的自由。

我有这样的问题吗?是的!我有!